

堕落的天使——从精神分析学角度看葛薇龙的堕落

胡小娜

(漳州师范学院 中文系,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一部较负盛名的小说,其主人公葛薇龙对于其堕落是具有着清醒意识的,但其堕落的原因又是复杂的,本文主要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的内在结构的三个层次,即以色相为本钱的本我阶段,理想的闺秀之路的超我阶段,理想与诱惑博弈的自我阶段来具体分析其复杂的堕落过程。

【关键词】葛薇龙;精神分析;堕落;悲剧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1)03-0031-03

《沉香屑·第一炉香》集中讲述了上海年轻女孩葛薇龙在姑妈梁太太的引诱下,一步一步走向堕落的故事。对于葛薇龙的堕落,我们为之惋惜,但对于她堕落的原因,评论家们有不同的看法,大多数认为:葛薇龙是个单纯的少女,是为了爱才掉进陷阱走向堕落的^[1];有的则认为:葛薇龙的堕落与那个浪荡子乔琪有很大的关系,是他玩弄了薇龙的感情才迫使薇龙不得不走向淫靡的生活^[2];还有的认为贪慕虚荣才是葛薇龙走向堕落的根本原因^[3]。可我认为葛薇龙的堕落,并不能那么单纯的归咎于某一方面的原因,而是这几方面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才最终将葛薇龙推向无底的深渊。本文就着眼于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来分析《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的复杂堕落历程。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五四时期随着西方文学的强大洪流而涌入中国,从此有些作家的创作中就融入了弗氏精神分析的身影。精神分析学说以性本能说为基础,性本能说同时又体现了人格的内在结构。弗洛伊德将人格的内在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储存本能的地方,是各种本能的驱动力,因此本我通常被理解为生物本能的自我,遵循的是快乐原则;超我则是指人的良心和社会律令,通常被看做理想的我或道德的我;自我则居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起协调和平衡二者的作用,通常被看做现实的我,遵循现实的原则。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本我、自我和超我是遵循人格的内在结构而不断发展的。对《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堕落历程的分析就主要从这三个层次来阐述。

一 色相为本钱的本我阶段

文本开头便是葛薇龙来到姑妈梁太太家,当她来到香港山头华贵的住宅时,从她的视角对梁太太住宅外部环境的恢弘而美丽、严整而错落有致,里

面陈设的豪华而不失古朴进行了大量的描绘。这是她原来的生活所不曾见识过的,于是巨大的反差震撼了她的神经。文本中有这样一段“这里不单是色彩的强烈对照给予观者一种眩晕的不真实的感觉——处处都是对照;各种不调和的地方背景,时代气氛,全是硬生生地给搀揉在一起,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4]这种强烈的对照,使还是学生的葛薇龙眩晕了,分不清是现实还是梦幻,也为她后来的堕落揭开了序幕。

梁太太同意了葛薇龙的要求,让她搬来和她一起住。于是在陈妈的陪伴下搬来姑妈豪华的住宅时,葛薇龙觉得陈妈那根杀气腾腾的九节钢鞭似的辫子和一身浆的挺硬的新蓝竹布罩褂,原来是那样的上不得台盘。接着她住进姑妈为她准备的房间后,姑妈为她准备了各种场合的衣服,更是被姑妈的那种上层生活征服了。文本中葛薇龙打开壁橱一看,“里面却挂满了衣服,金翠辉煌;不觉咦了一声道:‘这是谁的?想必是姑妈忘了把这橱腾空出来。’她到底不脱孩子气,忍不住锁上了房门,偷偷的一件一件试着穿,却都合身,她突然省悟,原来这都是姑妈特地为她置备的。家常的织锦袍子,纱的,绸的,软缎的,短外套,长外套,海滩上用的披风,睡衣,浴衣,夜礼服,喝鸡尾酒的下午服,在家见客穿的半正式的晚餐服,色色俱全。一个女学生哪里用得了这么多?”^[4]这个细节的描绘,将葛薇龙那爱慕虚荣的微妙心理刻画的淋漓尽致。对于一个花季少女,特别是一个没落家庭出生的花季少女,漂亮衣服的诱惑更是难以抵挡,但这是以衣服为诱饵的牺牲色相的腐朽、堕落生涯的真正开端。紧接着还有一个细节描写,是葛薇龙搬进姑妈家的当天,正好适逢梁太太在家请客,外面欢悦的场面也使葛薇龙着迷,一句“看看也好”^[4]足以窥见她对那种奢靡生活的向往。

收稿日期:2011-05-22

作者简介:胡小娜(1984-),女,安徽淮南人,漳州师范学院2010级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她自身的爱慕虚荣使她怀有对奢糜、腐朽生活的向往,她逐渐的游走于姑妈给她安排的各种交际场合,逐渐的由拘谨、矜持到游刃有余,以致最后为了一个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乔琪乔而献身于风烛残年的司徒协,彻底走上了一条操着皮肉讨生活的风尘女子之路,以赤裸裸的性的交易来换取与乔琪乔那哪怕短暂的欢愉,彻底地堕落了,彻底地沦为姑妈和丈夫乔琪乔的赚钱工具。

二 理想的闺秀之路的超我阶段

葛薇龙本是一个极普通的上海女孩,战乱时一家迁往香港,当上海局势缓和时,父母欲回上海。而葛薇龙因不想耽误学业,才逼不得已、硬着头皮投靠以勾引男人能为事的姑妈梁太太,明知道姑妈家的环境未必适合自己,但无奈在香港只有这么一个亲人了,只能以“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4]聊以自慰。正是在这种念头的驱使下,她在姑妈家过起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她最初就是这样一种简单的想法,当诱惑不断向她袭来,她以自己已有的合乎正常人伦的道德观一直支撑着自己,以免遭受堕落的命运,那段打开衣橱的描绘中还有一个小细节写到:“薇龙连忙把身上的一件晚餐服剥了下来,向凳上一抛,人也就膝盖一软,在床上坐下了,脸上一阵一阵的发热,低声道:‘这跟长三堂子里买进一个讨人,有什么分别?’”^[4]从这个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于诱惑也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对于人格也是有羞辱感的。她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无知无觉的后知者,而是有着一定的基本认知判断的。

到姑妈家后,在姑妈的怂恿下,加上自己固有的虚荣心作祟,葛薇龙便开始其交际生涯。但她在交际生涯之初,更多的是碍于姑妈的面子,毕竟寄人篱下嘛,这一点她自己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总还想着洁身自好。当有一次晚儿给她梳头时,两人在攀谈中,薇龙就曾说到:“你说我念书太辛苦了。你不是不知道的,我在外面应酬,无非是碍在姑妈面上,不得不随和些。我念书,那是费了好大的力,才得到这么个机会,不能不念出些成绩来。”^[4]可见,这种生活并不是她想要的生活,她的理想还是好好念书,将来能独立,以期能早点脱离这种生活。同时希望有机会能找个意中人,女孩子毕竟是要找到一个归宿的,这样更可以离开这种生活。于是她看中了唱诗班风度翩翩的大学生卢兆麟,晚儿的一番话使她期望的爱情过早的夭折于襁褓中,原来姑妈早已打起了卢兆麟的主意。涉世未深的卢兆麟也果不其然的掉进了情场老手姑妈设

计的陷阱中。葛薇龙在姑妈家的园会上,邂逅了浪荡公子乔琪。虽然之前已从他人人口中,了解了乔琪乔的身份地位和生活方式,知道这也并非是可以托付的、自己理想的那种异性。可是当乔琪乔发现葛薇龙,并主动接近她,在攀谈中,葛薇龙还是难以自控的增添了几分对于乔琪乔的好感,“管也管不住,整个的自己全泼出来了”^[4]迷失在少女懵懂的爱情美梦中。虽然这场爱情不是想象中的圆满、美好,但却是葛薇龙作为一个现代女性,为自己预期的闺秀之路所做的努力。

因此,文本中存在着一个超我层面的,坚守理想的葛薇龙。在这一层面上,她为自己的理想做着很多的努力,也仅就这一层面来说,我们就不能像以往那样毫不留情、赤裸裸的单从其爱慕虚荣方面对她加以批判,而应该给她留有一点空间、一点余地,人之为人总是有很多微妙的东西是不能完全以道德、伦理来评判的。

三 理想与诱惑博弈的自我阶段

葛薇龙在坚守理想的道路上,遇到了种种的障碍、诱惑,最后还是跌向了无底的深渊。在这一理想与诱惑博弈的道路上,理想最终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的巨大吸引力,理想彻底的沦为了诱惑的奴隶,理想被诱惑击打的体无完肤。作为张爱玲笔下的人物,这种博弈可以说是无意义的,失败的命运更是无法改变。在张爱玲的人生观中,“钱的好处’就在于它凌驾于一切物质之上,这也正是张爱玲一贯的清醒与冷酷。”^[5]而张爱玲对于情欲的态度:“人逃脱不了情欲的支配,这就是张爱玲发现的人性的规定。”^[6]正是受张爱玲这种物欲与情欲观的支配,她笔下的人物虽挣扎、徘徊于这两者之间,但却没有谁能逃脱这堕落的宿命,当然葛薇龙也不例外。这也是张爱玲笔下人物的悲剧性所在。葛薇龙在其堕落的道路上,正是围绕着物欲与情欲博弈于理想与诱惑的荆棘之路上。

第一次博弈:在充满泥淖的物欲中挣扎,特别是衣橱中各种场合的华丽的服饰的强大诱惑力。如果说刚踏上香港山头那些豪华住宅时,葛薇龙只是感觉有些眩晕,并未有其灵魂的震颤。可是那一整橱华美的衣服,则让葛薇龙在理想与诱惑之间徘徊不定。他虽然声称到姑妈家只是想早点完成学业,只要自己行的正,立的正,就可以了。但当她看到满橱的漂亮衣服时,他明明知道姑妈是什么样的人,这些衣服对她意味着什么,还是没有抵挡住诱惑,偷偷的关上门一件一件的试了起来。她也为此难为情,脸上发热,犹豫了片刻,不觉将身上试着的

衣服脱下来,瘫坐在床上,然后起身将衣服一件一件的挂回去。在这里她的灵魂出现了些许的震颤,但对于物欲的追求确实是没有经济独立基础的葛薇龙无法摆脱与抗拒的,这一致命的硬伤,逐渐的腐蚀了她纯洁的心灵,逐渐的使她沉迷于各种各样的宴会,陷入物欲的泥淖中而无法自拔,“现实的我”终逃脱不了服膺于残酷的现实。葛薇龙是一个清醒的堕落者,但越是清醒,越足见其悲剧性。这次的博弈是她堕落道路上的第一次正面的理想与诱惑的交锋,在交锋中,她输的似乎还有些不甘心,情不愿,可是这并不足以改变他堕落的命运。

第二次博弈:情欲之途的坎坷与不幸,主要表现为与乔琪乔的爱情纠葛。结识乔琪乔,爱上乔琪乔,奠定了她最终堕落的基石。在这一次的博弈中,她输的一败涂地。本来理想是好好完成学业,找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好尽早脱离姑妈的摆布。可是遇人不淑,偏偏遇到乔琪乔这种不务正业,又喜欢到处留情的浪荡公子,更可怕的是,在乔琪乔的甜言蜜语下,情场追逐中“引起了她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1]。在这种不理智的蛮暴的热情下,她献身于乔琪乔,在那样的时代,传统家庭出身的她,失身对于女孩子意味着什么,她是有清醒的意识的,而她也知道“他爱她不过是方才那一刹那”^[2],其悲剧性就此得到有力的呈现。如果说起初对于乔琪乔“是因为他的吸引力,但是后来,完全是为了他不爱她的缘故。”^[3]在与乔琪乔的情爱游戏中,她也有清醒的认识,也有过挣扎与纠结,她与姑妈的对话中说过:“我知道我变了。从前的我,我就不大喜欢;现在的我,我更不喜欢。我回去,愿意做一个新的人。”^[4]但姑妈的一句“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回不去了。”^[5]便将葛薇龙的回家梦、回归梦击打的粉碎。可她执拗的性格还是促使她行将踏上她的回家之旅。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雨,拖住了她回家的脚步。在雨水的淋打下,她病倒了,一病就从那霪雨连绵的夏季,转眼入到萧爽的秋天了。病中她有过多次走与不走的挣扎,坚持理想与继续堕落的挣扎。生这场病,葛薇龙不禁自我疑惑到“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说着容易,回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生命……她现在可不像从前那么思想简单了。念了书,到社会上去做事,不见得是她这样的

美而没有特殊技能的女孩子的适当的出路。”^[6]可见理想在这里已经萎缩为“回家”这一微乎其微的防线,但转瞬间就连这最后一道防线也被冲破了。于是葛薇龙在种种的挣扎后,出于对于乔琪乔的爱,虽然这种爱有些扭曲,但她还是义无反顾得走向了堕落的深渊。“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了给梁太太与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7]从此葛薇龙就一面从司徒协那里弄钱,以满足丈夫乔琪乔在外面花天酒地,也以此维系与乔琪乔的夫妻关系,从婚姻中得到些许的快乐;一面还要兼顾着替姑妈勾引男人,满足姑妈那炙热的情欲、占有欲。在第二次的理想与现实的博弈中,她还是输了,而且输得那样彻底,其人生的悲剧也才真正拉开大幕。

徘徊于理想与现实中的葛薇龙,在经历了种种的挣扎、纠结后,最终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被缴械投降了。美好的理想,合乎人伦的道德也统统屈服了。葛薇龙是一个清醒的堕落者,她的堕落,是那样的无法逃脱,更让人感到彻骨的悲凉。在她堕落的过程中,使我们有太多的感慨;即为之可惜、叹惋;又早有了其堕落的预感。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总结

弗洛伊德的人格内在结构的三个层次贯穿于葛薇龙人格堕落的全程。而她堕落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有她自身的爱慕虚荣,也有外在环境的浸染,对于浪荡子乔琪乔的爱以及乔琪乔对于她感情的玩弄,则是直接将其拉向堕落的黑暗王国。葛薇龙的形象就在其复杂的堕落历程中,淋漓尽致的得以展现,其人格的复杂也就此得到呈现的平台。文本的结尾——葛薇龙在除夕夜湾仔新春市场,被英国水兵当做妓女追逐,随着这一戏剧性的神来之笔,苍凉与黑暗的帷幕缓缓落下,而葛薇龙的哭声昭示了她的无奈与愧疚,“本来吗,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8]、“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9]这两句震撼人灵魂的话语,回响于无边的黑暗中。愚昧的堕落者的堕落,人们给予的只是些许的同情;但清醒的堕落者的堕落,则更加的触动人的心灵,震颤人的灵魂。葛薇龙就是这样一个堕落的天使,她的堕落之路虽然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除夕无边的黑暗中,但她的形象也永远的留在了现代文学的浩瀚海洋中。

注释及参考文献:

[1]金宏达.回望张爱玲—镜像缤纷[M].北京:北京文化出版社,2003.

[2]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5.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徐平.由菲茨杰拉德看二十年代美国[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2]陈旭宏.从了不起的盖茨比浅析菲茨杰拉德对女性的爱恨情结[J].青年文学家,2010,09.
 [3]蒋桂红.重释菲茨杰拉德的女性观——解读《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的新潮女郎[D].广西师范大学,2007.
 [4]Way,Brain.F.Scott Fitzgerald and the Art of Social Fiction[M].London:Edward Arnold,1980.
 [5]钱中文.文学理论:走向交往对话的时代[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6]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
 [7]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8]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M].巫宁坤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9]西蒙·波伏瓦.第二性[M].李强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
 [10][美]洛伊丝·班纳.现代美国妇女[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11]杨远威.施害者还是受害者?——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黛西申辩[J].考试周刊(文学语言学研究版),2010,24.
 [12]周佳球.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版),2008,2.
 [13]Donaldson.Scott,ed.Critical Essays on F.Scott Fitzgerald's *The Great Gatsby*[M].Boston:G.K.Hall&Co.,1984:165.

Reinterpretation of Daisy-the Female Protagonist in *The Great Gatsby*

LIANG Chun-lan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1)

Abstract: *The Great Gatsby* is one of F.Scott Fitzgerald's masterpieces, who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American writers in the 20th century. In *The Great Gatsby*, Fitzgerald describes Daisy as a woman with self-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as well as vanity, which some critics have justified from the aspects of Fitzgerald's life, his values of moral, while others from the aspects of society and th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Fitzgerald's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riticism Daisy was not born with self-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which is, actually, results from the series of heavy blows in her marriage.

Key words: Daisy; Self-fishness and Indifference; Blows

(责任编辑:张俊之)

(上接33页)

- [3]谢亚锋.《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形象浅析[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2007.
 [4]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
 [5]鲁建平.凋零的“玫瑰”——张爱玲小说中的病态女性形象[J].现代文学(名作欣赏),2010.
 [6]余彬.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Degradation of Geweilo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HU Xiao-na

(Chinese Department, Z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Fujian 363000)

Abstract: *The Aloes Crumbs First Furnace Incense* i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novels written by Zhang ailing. In the novel the protagonist Geweilong has clear consciousness to her degradation, but the reasons of degradation are complex.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omplex process from Freud's psychoanalysis about the three levels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sonality, namely, the stage of egoism by hue as capital, the stage of super-egoism for an ideal family, and the stage of self striving between ideal and temptation.

Key words: Geweilong; Psychoanalysis; Degradation; Tragedy

(责任编辑:张俊之)